

王开生

国乐布道者

风从海上来。八大关太平角一处临海的百年别墅庭院内,《龙吟盛世 骏跃华程》国乐专场音乐会,与海浪声声琴瑟相和。闻讯赶来的三百多名粉丝,早早购票挤满现场。主角即是国乐演奏家方锦龙。

方锦龙这个名字,老实话,过去我并不熟悉;他演奏的国乐,更知之甚少。印象中,在某档综艺节目口中,瞥见过一眼,亦仅脸熟而已。故本场演出,我把前排的座位让给了熟人,站在场地一侧。我想,开了场听一段,便可以撤了。

青岛的八骏室内乐团率先呈现了一曲民乐合奏,暖场后,方锦龙出场。他大波浪的发式,满头银丝,面色红润,中等个子,神态气宇轩昂,着中式风格长服,举手投足间,颇有舞台范儿。他手持一叶薄片儿,因为太小,并不能看清全貌。贴嘴一吹,可了不得,一声高古的长音,带着颤悠悠的电声,蓦然回荡在空旷的海天之间。观众的心在那一瞬间,被紧紧地摄住,屏住呼吸。随着演奏者嘴唇舌尖节奏的变化,高低起伏的古音,时如急电,时如细雨。甫一小技亮相,顿时点燃沸腾全场。

原来此物即是“簧”,成语“巧舌如簧”典故,说的就是它。传说中的女媧不仅补了天,还造了簧。其兄长伏羲,则创造了弹拨乐器。方锦龙“口吐莲花”,轻松打趣的知识点推送,逗乐了观众,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他以自己特有的“方氏方法”慢慢道来:“我一直反对民乐的叫法,而称其为国乐。国,是联合国的国,乐,是世界的

乐。国乐要走向世界,展示民族文化自信。古人造字大有学问,音乐的乐,和快乐的乐,是同一个字。听音乐即能使人快乐。古人又发现草能治病,所以草字头加上音乐的乐,变成了藥,说明音乐还能疗伤。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脏的心肝脾肺肾,这是真的。”

方锦龙幽默善谈。他用“方言”继续讲:“中国本土的传统乐器,多数是单字,如笛,箫,箏,琴,竽,笙。两个字的,多是外来乐器,如琵琶,胡琴,扬琴,唢呐等。基本是这个规律。日本韩国的乐器都是从中国传去的。”他如数家珍,侃侃道来。

场上,方锦龙似魔术师般,变换着手中的乐器。笛子横着能吹,竖着能吹,用鼻子也可以吹。一只琵琶,一会儿弹似日本乐器,一会儿又成了印度风,一会儿溜到了伊斯兰国度。变幻莫测,余韵无穷,牢牢控制住了现场的节奏,观众看的如醉如痴。方锦龙一边演奏,一边深入浅出地普及国乐知识,还时不时地来两句冷幽默。他笑言,“我演出从来没谱,但是着调。”

此种舞台风格颇新鲜有趣。我决定,暂且留下,站着再看一会。

这一站,不知不觉中竟站到了终场。音乐会的高潮,是方锦龙用琵琶弹奏的《十面埋伏》。我虽不懂国乐,却被深深撼服。他怀中的琵琶,时而声急,时而声缓;时而战鼓齐鸣,时而马蹄声、刀戈相击声、呐喊声交织起伏,一时间让人透不过气来。蓦地想起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用在此处,恰如其分。

悠扬抒情的《忆江南》琵琶声起,把现场观众又带入了另一个唯美的小桥流水画面。听着听着,不少女观众已泪眼朦胧。国乐演奏能达到如此境界,我未见过第二人。方锦龙之神奇,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据其介绍,他手中的琵琶是五弦,比正常的琵琶乐器多一根弦。正所谓是:艺高人胆大。

机缘巧合,次日得与方锦龙再度相聚。聊天中他讲,青岛的这场演出,对自己也是新的挑战。海边湿度大,古琴上尽是雾水,抚琴时,手指会打滑。尽管如此,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偶尔有个别的断音,断就断了,意到了!如同中国书法中的枯笔,所谓笔断意连是也。

方锦龙称赞说,青岛观众整体素质还是高的,场地上少有乱走动和乱鼓掌现象。西方的交响乐演奏会,场内如有异响,如手机铃声,演出会立刻停下来。国乐同理。抚琴如同打坐,乐符在天上下不来了。要待它慢慢落地,演奏者鞠躬之后,方能鼓掌。遇到不该鼓掌而鼓掌时,我一般会婉转地打趣观众说:“你们都是练太极的吗?”趁观众一头雾水时,我提醒到:鼓掌太急(太极)。观众会意地笑了,接下来自然会校正。

虽然称之为国乐,但国人对本土乐器和音乐

的知识匮乏,不言而喻。国乐要接地气,就要转换角色,换位思考。国乐太单一,二胡就是二胡,琵琶就是琵琶。搞古琴雅集,单色音调,弹二三曲尚可,搞上两三个小时,非专业人士会乏味困倦。水平再高,观众也不买账。所以古人讲琴瑟和鸣、琴阮二弄,自有道理。方锦龙提倡国乐艺术家,一定要搞多元化,乐器样样拿得起。如同小龙虾好吃,也不能顿顿小龙虾一样,要搭配些其他菜品调节才行。

正说着,方锦龙从茶桌上顺手拿起一个黑瓷牙签筒,取下盖子,倒空牙签,即兴吹了一段《牧歌》,竟颇有古坝之声,令人拍案惊奇。放下牙签筒,他又鼓起双腿,用两手指轻轻弹击,即是一首《音乐之声》。取一小片植物绿叶,竟吹出一段《刘三姐》,怪不得观众送他“百变魔‘方’”“方独秀”等诸多称号。他说,外号都是善意的,观众喜欢你才给你起,要不然谁会理你呢?行行出状元,关键要找到开门的那把钥匙。

方锦龙直言,国乐的交响,乃至百人大合奏,非是终极目标。我们的强项要体现在独奏和重奏上,方能表达出国乐的个性。他说,我一只琵琶弹《十面埋伏》,可以是千军万马。据说,有一次方锦龙在塞浦路斯演出,一只琵琶经他演绎,效果像是一支交响乐团。演毕,该国副总统先生上台激动地紧紧抱住他,热烈地行贴脸礼。

方锦龙,一个见上一面就会让你爱上国乐的文化布道者。



孙洁

秋意浓

都市生活过得久了,人也变得呆滞不生动。必须得到自然中去,去和植物对话,才能体悟到最原始的四季轮回。信号山路25号是青岛文学的地标,这里的植物同样也具信号意识,最是层次丰富。每年当以四月份的花事最为盛大,硕大的紫花玉兰亭亭如盖,开启了庭院的春深序幕。接下来就是槭白染翠,紫薇摇曳。或许槭子花香过浓,品格不高,又或许紫薇开得太满、枝头太乱,我却不以为然,自由烂漫,也是一种真性情。

桂香飘了很久了,秋天已近尾声,25号迎来了三座大师铜像,铜像一落座,就开始了对这个院落的审视和护佑。一日,和传达室师傅驻足闲聊,偶然发现,轻抚大师的眉宇和鼻翼,铜色落去,白色浮现,他们的轮廓也在秋日的余晖中高光尽显,更加立体。

中午还是暖意盈盈,傍晚已觉秋日凉意。带着一身疲惫,满载一身寒露,秋日夜幕中的我总是能看到一从蒸腾的团烟,和路边暗黄的灯光氤氲交织,是小区路边支起了烧烤摊子。一只拉杆保鲜箱,一张放食材的桌子,一个放满了炭火的烧烤炉,和一个胖滚滚的姑娘,就是一份最好的人间烟火;我被这团烟和香气吸引,点了肉串,坐了下来,等待用一顿夜宵消除一整个白天的心力交瘁。

烧烤竟然意外的好吃,肉嫩极了,还多汁,超出大多数啤酒屋的烧烤水平,姑娘边烤边吃,丝毫沒有身材焦虑,她被这团烟和香气笼罩,让人感到莫名的心安。次日晚上,邀请三五好友来给秋夜中的烤肉姑娘捧场子,有提着扎啤来的,还有点野馄炖来的,惬意逐渐就和团烟一样了升腾起来,我们聊了些和这人世间的庸常无关的东西,于是,这世上就少了几个都市中的失意之人。

久在樊笼里,必须要抵达田野和郊外,才能明辨和掌握秋意渐深的每一个细节。在一个叫作“产芝”的村落,我见到了愈发深邃的秋日胜景,这里正在经历“最丰收”的季节:玉米棒粒分离,黄澄澄,金灿灿,脱了粒的棒并不显得孤独,它们也有自己的用途;这里的水库有最阔大的水面,与水迎面相望的是大朵大朵的云,树根在水里生长,甚至长成了枝干,耸立出水面。没有见过此情此景的人定然觉得讶异,树还可以种在水里吗?其实,我也曾有同样的疑惑,当地人给出了最符合逻辑的回答,这里也许曾是一片湿地,秋水丰盛,就没过了树,留下了枝干,这是原生态最好的证明。

是夜,冷风突然过境,清晨时分竟然在酒店房间被冻醒,真正感受了一番秋意渐浓。蜷缩在酒店大床一角,不如索性起身,拉帘开窗,月湖就这样轻轻入怀。闹市一隅,绿意环绕,秋风还没有带走树叶,被唤作“月湖”的人工湖,就仿若落入凡间的一轮弯月,翡翠碧色的。无意间走近,也有胜景不经意间闯入眼帘,亭台、宝塔、孔桥、垂柳、奇石、残荷……中国人最讲究公园造景艺术,不免让人感叹一番:方寸之间、自成天地!

这是第三次从市区入莱,算起来也是熟悉,不算异乡。她的城抑或是郊,都悉数粗粗跑了一遍,终于体会了一把“复得返自然”的美妙,植物和庄稼最先掌握自然界的密码,食物也最能抚慰都市打工人的味蕾,它们同时也获得了直入人心、最解人意的捷径。

行将离开,正是秋意浓时,无论城市还是城郊,秋景都如同画中之境,有时是郊外一间屋壁的爬山虎,有时是楼下一从泛红的花青叶,秋之栩栩如生,甚是可爱,觉不出一丝萧瑟和肃杀,真是不禁让人感叹,青山未随秋隐,秋姿草意未凋,万物仍然以最昂扬的姿态恣意生长,这便是世上最好的事。

崔均鸣

食堂琐忆

十六岁那年,我如愿考上了心仪的高中,要到离家二十里地的市区去上学了。也就是从那一年起,住宿、吃食堂便成为我重要的生活日常。虽然是省级重点中学,但食堂办得实在不咋地,吃不完的海带炖豆腐或白菜炖豆腐。偶尔吃上一顿肉,也主要是以酸菜为主,有数的几片五花肉,全凭食堂师傅心情和感觉。

印象中,学校的食堂也兼作礼堂,在礼堂的舞台一侧堆满了淡干海带。自打我入学起,一直到毕业,整整三年,那批海带愣是没吃完。为了弥补营养不足,许多同学每周回家都要带回一罐头瓶子带荤腥的咸菜打牙祭。家庭条件稍好点的,把切好的肉丁上锅用热油翻炒后,再加上一些咸菜丝。我们家的条件不行,母亲则把鸡蛋炒熟,在锅内捣碎后再加上一些东北大酱,同样可以起到开胃下饭的作用。

我之所以坚持到青岛来读海洋大学,一个重要因素是听信了高中物理老师的“忽悠”。他说,这所大学的门口晒满了小咸鱼,路过的人可以随便拿回家去吃。在我看来,能够轻松吃上小咸鱼的日子,就很美满了。就凭这免费的小咸鱼,也必须去青岛上大学。当然,这个说法很快便被证实是善意的谣言。虽然,免费的小咸鱼没有踪影,但海洋大学的食堂却的确确实好于高中。各种饭菜品种齐全,且口味绝佳。当然了,我上大学期间赶上了“价格闯关”的特殊时期,虽然食堂饭菜一如既往的可口,但价格却不停地上涨。为此,父亲曾经给我来信抱怨我的“花费太多”了,今后得注意“省着点儿”。我立即以打油诗回呛:“过去四毛吃排骨,现在只能买豆腐”。

毕业后去了北京某部委工作。单位食堂和大学食堂差不多,饭菜可口,品种繁多,但价格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好在已经有了薪资收入,在食堂里大方地打上一份排骨或红烧肉已经不存在经济上的压力了。据较早参加工作的同事讲,此前的单位食堂也不尽如人意。大师傅们也曾骑马马虎虎,敷衍行事。为此,大家多有抱怨。事情反馈到部长那里,部长很重视,专门召开了一个改进食堂工作专题会。也就是在这次会上议定:班子成员排班轮值,每天中午要确保至少有一位副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在单位食堂排队就餐,以此督促食堂提高饭菜质量。

部级领导执行起这个规定来相当认真,即使不能及时赶回单位就餐,也要与其他领导商量着“换个班”。有时,部长们端着不锈钢饭盆夹杂在人群中静静地排队,曾经有人提出“让领导先打饭”,每位领导都会客气地谢绝大家的“好意”,绝对不搞任何特殊。这一招使出后十分灵验,单位食堂的水平立即有了较大幅度的改观。

民以食为天,食堂之于每个人关系重大,办好食堂无论之于学校还是单位,都是一件不可小觑的事情。关于食堂,发生了太多活色生香的故事。其实,食堂也是一个单位的缩影。有好的,

也有差的。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亲身经历“食堂往事”。

他曾经在一家约有五十人的单位里供职。由于人数较少,且许多离家较近的人有回家午餐和午休的习惯,单位食堂便潦草了许多,清汤寡水不说,做饭大嫂的态度也十分傲慢,完全是一副“我是临时工我怕谁”的嘴脸。这可苦了他们几个单身汉。为此,有人悄悄地往领导的门缝里塞了一封信反映情况,领导似乎也很重视此事,立即找来分管此项工作的副主任,责令其立即改进食堂工作。那位副主任虽然平时不在食堂就餐,对于食堂的糟糕情况懵懂不知。但既然大领导“怒了”,也不敢掉以轻心,立即找来食堂大嫂进行严肃批评:“你们怎么搞的?!把食堂弄得乱哄哄的。小刘都反映到领导那里去了。”

食堂大嫂表面上诚恳地接受了副主任的批评,但自那以后,反映问题的小刘便享受到了“特殊待遇”。每次小刘前来打饭,菜里的肉经常性地被抖出碗外不说,随后便递给他一个提前为他预备着的溜锅硬面馒头。一次,二次,三次,次次如此。一回,二回,三回,回回这样。小刘很生气地问,为啥总给他溜锅馒头。大嫂回答说,溜锅馒头也是馒头,轮到谁就给

高方

隐入尘烟



■ 港湾初晴

高东方

我家楼下有一条小吃街,每当夜幕像剧场里的绒幕慢慢落下,摊主们便如练家子一般,摆弄着自己的家伙什出摊了。有的拉开卷帘门,有的掀开摊位前的防雨盖布,有的左右腾挪停稳手推车,把食材一一摆上台面。烤饼烤肠烤肉,砂锅酱肉、杂粮煎饼……各色美食粉墨登场,香味穿透过人味蕾。

小吃街入口处有一个餐车,售卖的章鱼小丸子很受欢迎。摊主是一对聋人夫妇,看起来三十岁出头的年纪。女人戴一副眼镜,圆圆的脸庞总是笑意盈盈;男人棱角分明,长相俊朗,两人同框很是养眼。这对颜值夫妇在小吃街上人气很高,食客们偶尔路过餐车,总要唏嘘命运不公,怎会让这样美好的一对聋人,此生遁入无边的静默中。

聋人夫妇的餐车并不大,不过三四米宽。车顶写着几个大字:章鱼小丸子/无骨鸡柳,大字下是半掩的玻璃窗口,摊主在餐车里操作烹制的过程透过玻璃一目了然。玻璃窗下面是点餐小黑板,上面有一行醒目的字样:我们听力障碍,需要时请指点菜单,谢谢!点餐板上画了花花绿绿的图案,图示章鱼小丸子的不同口味,并详细标注了不同分量的价格。

对比夜市的喧闹,这个摊位前没有你来我往的吆喝声,老顾客知晓他们是听障人士,安静地用手指在点餐单上指出自己想要的口味和分量。顾客的手指就像指挥棒,男人的目光会盯着它转动,生怕点错了单。等到领会顾客意思,他便蜷起两个手指,比一个“OK”的手势回应。实在有交流不明白的地方,男人会用手机打字给对方看。

女摊主很安静,只顾低头忙着自己手上的

活计:调好的面糊装入带油嘴的量杯里,逐孔倒入面糊,放入章鱼粒,撒上卷心菜丝,再用面糊填满。小竹签轻轻拨动,圆滚滚的小丸子便慢慢滋生喷香来。男人把女人煎好的小丸装进包装盒,淋上番茄酱,撒上海苔碎,或者放上木鱼花。木鱼花很轻,遇到热气后便飘飘摇摇起来。

由于与顾客交流不顺畅,聋人夫妇的摊前总是排满等待点餐的长队。每天稍晚些时候,男摊主的父亲会及时赶到,充当翻译,也给夫妻俩帮厨打下手。老人脸上少有表情,面部肌肉紧绷总是一副很紧张的样子,他要时刻调动嘴巴、耳朵、眼睛、手和腿脚,帮听不见的儿子“堵漏洞”。

再晚些时候,男摊主的母亲会背着书包、牵着一个孩子的手,走进餐车,那是孩子在托管班写完作业的时间。摊主夫妇的孩子大约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样子,一走进餐车,便站在一个角落里熟练地给包装盒套袋子。

夜是墨色的,餐车里的灯光是亮的,一家人在里面忙碌的情景很像一幕舞台剧。叉子、袋子、盒子在他们手里流转,无缝衔接地默契。一个手势或眼神,对方便能心领神会。

有一天,我下班晚了,看见餐车里的孩子正倚在门口,大口啃着煎饼果子。作为老主顾,我大体了解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日常,多数情况下老太太会带点饺子等简餐,给忙碌的一家人当晚餐。

接过老人递过来的章鱼小丸子,我随口问了一句:孩子今天吃得有点简单啊。老太太解释道:最近她腰疼病犯了,没法下厨做饭,在来的路上只给孙子买了个煎饼果子充饥。我这

才注意到,老人的腰是弯曲的,她用一只手叉在腰间,努力支撑着站立的姿势。

有排队的老顾客经常会和老人聊天,竖起大拇指夸儿子能干、儿媳贤惠、孙子懂事。大爷话少,总是机械地附和着众人的夸赞:挺好、知足。老太太爱唠嗑,不时絮叨起自己前半生的故事,波折得像戏本子;老两口都是正常人,谁知生下的大儿子竟是聋儿,他俩不甘心,两年后又生下小儿子,却还是聋儿。确诊那天,大爷一夜白头。

每当老太太讲到小儿子时,话少的大爷总会忍不住插一句:在工厂上班的小儿子长得更俊,跟电影明星一样。

说起这些家事儿时,老两口的语气平静得像一片没有波澜的湖水。与命运做过抗争,便不再执拗,如果脚下的路注定要伸往他们不能接受的方向,那就陪孩子们一起走下去。一家人在一起,苦点,累点,即便经历风雨,总归是整整齐齐的一家人一起去面对。

有时候我工作一天心情烦躁,回家时路过这辆餐车,真的很能平复心情。餐车里忙碌的身影,在灯光下摇曳,横横竖竖地交叉在一起,就像被命运封住的人生,接受后而努力向前走。

晚上九点多,夜市行人渐渐稀少,摊主们陆续开始收摊了。聋人女摊主把餐车的灶台用抹布擦干净,地板扫过一遍渣子后又用拖把擦干净,整理箱规整好,一家人各自搬几个箱子一起走向街道的尽头。

在他们身后,夜市的街道恢复了宁静。周围楼房窗户间,溢出万家灯火,混杂在树影之中。头顶的月亮圆又亮,照着他们一家人的身影隐入尘烟。